宋史/卷35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五十六 ◄

宋史
卷三百五十七 列傳第一百一十六

► 卷三百五十八

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勣 梅執禮 程振 劉延慶

何灌

何灌，字仲源，開封祥符人。武選登第，為河東從事。經略使韓縝雖數試其材，而常沮抑之，不假借。久乃語之曰：「君奇士也，他日當據吾坐。」為府州、火山軍巡檢。盜蘇延福狡悍，為二邊患，灌親梟其首。賈胡曈有泉，遼人常越境而汲，灌親申畫界堠，遏其來，忿而舉兵犯我。灌迎高射之，發輒中，或著崖石皆沒鏃，敵驚以為神，逡巡斂去。後三十年，契丹蕭太師與灌會，道曩事，問何巡檢神射，灌曰：「即灌是也。」蕭矍然起拜。

為河東將，與夏人遇，鐵騎來追，灌射皆徹甲，至洞胸出背，疊貫後騎，羌懼而引卻。知寧化軍、豐州，徙熙河都監，見童貫不拜，貫憾焉。張康國薦于徽宗，召對，問西北邊事，以笏畫御榻，指坐衣花紋為形勢。帝曰：「敵在吾目中矣。」

提點河東刑獄，遷西上閤門使、領威州刺史、知滄州。以治城郭功，轉引進使。詔運粟三十萬石於並塞三州，灌言：「水淺不勝舟，陸當用車八千乘，沿邊方登麥，願以運費增價就糴之。」奏上，報可。安撫使忌之，劾云板築未畢而冒賞，奪所遷官，仍再貶秩，

罷去。

未幾，知岷州，引邈川水溉閒田千頃，湟人號廣利渠。徙河州，復守岷，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。入言：「漢金城、湟中穀斛八錢，今西寧、湟、廓即其地也，漢、唐故渠尚可考。若先葺渠引水，使田不病旱，則人樂應募，而射士之額足矣。」從之。甫半歲，得善田二萬六千頃，募士七千四百人，為他路最。童貫用兵西邊，灌取古骨龍馬進武軍，加吉州防禦使，改知蘭州。又攻仁多泉城，砲傷足不顧，卒拔城，斬首五百級。尋改廓州防禦使。

宣和初，劉法陷於敵，震武危甚，熙帥劉仲武使灌往救。灌以眾寡不敵，但張虛聲駭之，夏人宵遁。灌恐覘其實，遽反兵，仲武猶奏其逗遛，罷為淮西鈐轄。從平方臘，獲賊帥呂師囊，遷同州觀察使、浙東都鈐轄，改浙西。

童貫北征，檄統制兵馬，涿、易平，以知易州，遷寧武軍承宣使、燕山路副都總管，又加龍、神衛都指揮使。夔离不取景州，圍薊州。貫諉以兵事，即復景城，釋薊圍。郭藥師統蕃、漢兵，灌白：「頃年折氏歸朝，朝廷別置一司，專部漢兵，至於克行，乃許同營。今但宜令藥師主常勝軍，而以漢兵委灌輩。」貫不聽。召還，管幹步軍司。

陪遼使射玉津園，一發破的，再發則否。客曰：「太尉不能耶？」曰：「非也，以禮讓客耳。」整弓復中之，觀者誦歎，帝親賜酒勞之。遷步軍都虞候。

金師南下，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。灌謂宰相白時中曰：「金人傾國遠至，其鋒不可當。今方平掃精銳以北，萬有一不枝梧，何以善吾後，盍留以衛根本。」不從，明日，又命灌行，辭以軍不堪戰，強之，拜武泰軍節度使、河東河北制置副使。未及行而帝內禪，灌領兵入衛。鄆王楷至門欲入，灌曰：「大事已定，王何所受命而來？」導者懼而退。灌竟行，援兵二萬不能足，聽募民充數。

靖康元年正月二日，次滑州，方平南奔，灌亦望風迎潰。黃河南岸無一人禦敵，金師遂直叩京城。灌至，乞入見，不許，而令控守西隅。背城拒戰凡三日，被創，沒於陣，年六十二。帳下韓綜、雷彥興，奇士也，各手殺數人，從以死。欽宗哀悼，賜金帛，命官護葬。已而言者論其不守河津，追削官秩。

長子薊，至閤門宣贊舍人。從父戰，箭貫左臂，拔出之，病創死。紹興四年，中子蘚以

灌事泣訴於朝，詔復履正大夫、忠正軍承宣使。

李熙靖

李熙靖，字子安，常州晉陵人，唐衛公德裕九世孫也。祖均、父公弼皆進士第。公弼，崇寧初通判潞州，以議三舍法不便，使者劾其沮格詔令，坐削黜以死。熙靖擢第，又中詞學兼茂，選為辟雍錄、太學正，升博士。以父老丐外，除提舉淮東學事便養，命下，乃得河東；而為淮東者，臧祐之也。蓋省吏取祐之賂，輒易之。或教使自言，熙靖曰：「事君不擇地，吾其可發人之私，求自便也？」宰相聞而賢之，留為兵部員外郎。遭父憂去，還，為右司員外郎。

王黼以太宰領應奉司，又方事燕雲，立經撫房於中書獨專之，他執政皆不得預。熙靖與言曰：「應奉之職，非宰相所當預。尚書、樞密皆有兵房，足以治疆事，經撫何為者哉？」黼積不樂。同列五人皆躐躋禁從，獨滯留四年。都水丞失職，移過於熙靖，貶其兩秩，又將左轉為國子司業，執政交言不可，僅遷太常少卿。黼罷，乃拜中書舍人，蔡攸又惡之，出知拱州。

越兩月，復以故官召，入對言：「燕山雖定，宜益謹思患豫防之戒。」徽宗曰：「《詩》所謂『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綢繆牖戶』者是也。」熙靖進曰：「孔子云：『為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能治其國家，誰敢侮之？』願陛下為無疆之計。」帝嘉之。

靖康初，同譚世勣事龍德宮，改顯謨閣待制、提舉醴泉觀。道君待之甚厚，常從容及內禪事，曰：「外人以為吳敏功，殊不知此自出吾意耳，吾苟不欲，人言且滅族，誰敢哉？或謂吾似唐睿宗上畏天戒，故為之，吾有此心久矣。」熙靖再拜賀。敏聞而忌之，以進對不時受罰。

既拒張邦昌之命，憂憤廢食，家人進粥藥寬譬之，終無生意。故人視其病，相持啜泣，索筆書唐王維所賦「百官何日再朝天」之句，明日遂卒，年五十三，與世勣同贈端明殿學士。

王雲

王雲，字子飛，澤州人。父獻可，仕至英州刺史、知瀘州。黃庭堅謫於涪，獻可遇之甚

厚，時人稱之。雲舉進士，從使高麗，撰《雞林志》以進。擢秘書省校書郎，出知簡州，遷陝西轉運副使。宣和中，從童貫宣撫幕，入為兵部員外郎、起居中書舍人。

靖康元年，以給事中使斡離不軍，議割三鎮以和。使還，傳道斡離不之意，以為黏罕得朝廷所與余覩蠟書，堅云中國不可信，欲敗和約。執政以為不然，罷為徽猷閣待制、知唐州。

金人陷太原，召拜刑部尚書，再出使，許以三鎮賦入之數。雲至真定，遣從吏李裕還言：「金人不復求地，但索五輅及上尊號，且須康王來，和好乃成。」欽宗悉從之，且命王及馮澥往。未行，而車輅至長垣，為所卻，雲亦還。澥奏言雲誕妄誤國，雲言：「事勢中變，金人必欲得三鎮，不然，則進兵取汴都。」中外震駭，詔集百官議，雲固言：「康王舊與斡離不結歡，宜將命。」帝慮為所留，雲曰：「和議既成，必無留王之理，臣敢以百口保之。」王遂受命，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為之副。

頃雲奉使過磁、相，勸兩郡徹近城民舍，運粟入保，為清野之計，民怨之。及是，次磁州，又與守臣宗澤有憾。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，雲在後，民遮道諫曰：「肅王已為金人所留，王不宜北去。」厲聲指雲曰：「清野之人，真姦賊也。」王出廟行，或發雲笥，得烏絁短巾，蓋雲夙有風眩疾，寢則以護首者。民益信其為姦，譟而殺之。王見事勢洶洶，乃南還相州。是役也，雲不死，王必北行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。建炎初，贈觀文殿學士。

雲兄霽，寧時，為謀議司詳議官，上書告蔡京罪，黥隸海島。欽宗復其官，從种師中戰死。

譚世勣

譚世勣，字彥成，潭州長沙人。第進士，教授郴州。時王氏學盛行，世勣雅不喜。或問之，曰：「說多而屢變，無不易之論也。」置其書不觀。又中詞學兼茂科，除祕書省正字。時相蔡京子攸領書局，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仕。世勣獨坐直廬，緡書竟日。梁師成之客與為鄰居，數致師成願交意，謝不答。

在館六年不遷，京罷，用久次為司門員外郎。又三年，遷吏部。京復相，嫌不附己，罷提點太平宮。久之，復還吏部。倖臣妄引恩澤任子，持不與。吏白有某例，世勣曰：「

豈當以暫例破成法！」已而取中旨行之。進少府監，擢中書舍人，以謹命令、惜名器、廣言路、吝賜予、正上供、省浮費六事言於上，又為當路所嫉。以徽猷閣待制知婺州，未行，復留之。

徽宗禪位東幸，且還，使與李熙靖副執政奉迎，遂同主管龍德宮。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謗，述欽聖遺旨以復瑤華，大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，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，後皆施行。

秋七月，彗出東方，大臣或謂此四夷將衰之兆，世勣面奏：「垂象可畏，當修德以應天，不宜惑諛說。」進給事中兼侍讀。內侍喧爭殿門，詔以贖論，世勣駁其不恭，因言：「童貫輩初亦甚微，小惡不懲，將馴至大患。」疏入，同類側目。何桌建議分外郡為四道，置都總管，事得顓決。世勣言：「裂天下以付四人，而王畿所治者才十六縣，獨無尾大不掉之慮乎？」桌不樂。改禮部侍郎。

金騎駸駸南下，世勣言：「守邊為上策；今邊不得守，守河則京畿自固，中策也；巡幸江、淮，會東南兵以捍敵，下策也。金人既渡河，又請遣大將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，分護國門，使兵勢連屬，首尾相援，即金人不敢逼。」孫傅深然之，又格于桌議。再扈車駕至金帥帳，以十害說其用事者，言講解之利，詞意忠激，金人聳聽。

張邦昌僭國，令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，皆稱疾臥不起，以憂卒，年五十四。建炎初，褒其守節，贈端明殿學士。

梅執禮

梅執禮，字和勝，婺州浦江人。第進士，調常山尉未赴，以薦為敕令刪定官、武學博士。大司成彊淵明賢其人，為宰相言，相以未嘗識面為慊。執禮聞之曰：「以人言而得，必以人言而失，吾求在我者而已。」卒不往謁。

歷軍器、鴻臚丞，比部員外郎，比部職勾稽財貨，文牘山委，率不暇經目。苑吏有持茶券至為錢三百萬者，以楊戩旨意迫取甚急。執禮一閱，知其妄，欲白之，長貳疑不敢，乃獨列上，果詐也。改度支、吏部，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，遷左司員外郎，擢中書舍人、給事中。

林攄以前執政赴闕宿留，冀復故職，執禮論去之。孟昌齡居鄆質人屋，當贖不肯與，而

請中旨奪之，外郡卒留役中都者萬數，肆不逞為姦，詔悉令還，楊戩占不遣；內侍張佑董葺太廟，僭求賞：皆駁奏弗行。遷禮部侍郎。

素與王黼善，黼嘗置酒其第，誇示園池妓妾之盛，有驕色。執禮曰：「公為宰相，當與天下同憂樂。今方臘流毒吳地，瘡痍未息，是豈歌舞宴樂時乎？」退又戒之以詩。黼愧怒，會孟饗原廟後至，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，又奪職。

明年，徙滁州，復集英殿修撰。時賦鹽虧額，滁亦苦抑配。執禮曰：「郡不能當蘇、杭一邑，而食鹽乃倍粟數，民何以堪？」請於朝，詔損二十萬，滁人德之。

欽宗立，徙知鎮江府，召為翰林學士，道除吏部尚書，旋改戶部。方軍興，調度不足，執禮請以禁內錢隸有司，凡六宮廩給，皆由度支乃得下。嘗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，而封識不用璽，既悟其失，復取之。執禮奏審，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。

金人圍京都，執禮勸帝親征，而請太上帝后、皇后、太子皆出避，用事者沮之。洎失守，金人質天子，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，曰：「和議已定，但所需滿數，則奉天子還闕。」執禮與同列陳知質、程振、安扶皆主根索，四人哀民力已困，相與謀曰：「金人所欲無藝極，雖銅鐵亦不能給，盍以軍法結罪，儻窒其求。」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：「城中七百萬戶，所取未百一，但許民持金銀換粟麥，當有出者。」已而果然。酋怒，呼四人責之，對曰：「天子蒙塵，臣民皆願致死，雖肝腦不計，于金繒何有哉？顧比屋枵空，亡以塞命耳。」酋問官長何在，振恐執禮獲罪，遂前曰：「皆官長也。」酋益怒，先取其副胡舜陟、胡唐老、姚舜明、王俁，各杖之百。執禮等猶為之請，俄遣還，將及門，呼下馬撾殺之，而梟其首，時靖康二年二月也。是日，天宇晝冥，士庶皆隕涕憤歎。

初，車駕再出，執禮與宗室子昉、諸將吳革等謀集兵奪萬勝門，夜搗金帥帳，迎二帝以歸。而王時雍、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，故不克。死時，年四十九。高宗即位，詔贈通奉大夫、端明殿學士。議者以為薄，復加資政殿學士。

程振

程振，字伯起，饒州樂平人。少有軼材，入太學，一時名輩多從之遊。徽宗幸學，以諸生右職除官，為辟雍錄，升博士，遷太常博士，提舉京東、西路學事。請立廟于鄒祀孟軻，以公孫丑、萬章、樂正克等配食，從之。

提舉京西常平，入為膳部員外郎、監察御史、辟雍國子司業、左司員外郎兼太子舍人。始至，即言：「古者大祭禮登餕受爵，必以上嗣，既《禮經》所載，且元豐彝典具存。昨天子展事明堂，而殿下不預，非所以尊宗廟、重社稷也。」太子矍然曰：「宮僚初無及此者。」由是特加獎異。

方臘起，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，以上當天意，下順人心。黼不懌，曰：「上且疑黼挾寇，奈何？」振知黼忌其言，趨而出，然太子薦之甚力，遂擢給事中。黼白振資淺，且雅長書命，請以為中書舍人。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，黼怨熙載，欲振詆以醜語，振不肯。黼使言者劾為黨，罷提舉沖佑觀。居三年，復還故官。

靖康元年，進吏部侍郎，為欽宗言：「柄臣不和，論議多駁，詔令輕改，失於事幾。金人交兵半歲，而至今不解者，以和戰之說未一故也。裁抑濫賞，如白黑易分，而數月之間，三變其議，以私心不除，各蔽其黨故也。今日一人言之，以為是而行；明日一人言之，以為非而止。或聖斷隃度而不暇疇咨，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，所以動未必善，處未必宜，乃輒為之反汗，其勢不得不爾也。」

時金兵至河北，振請糾諸道兵掎角擊之，曰：「彼猖獗如此，陛下尚欲守和議，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？」上嗟味其言，而牽於外廷，不能用。拜開封尹。故時，大辟有情可矜，多奏取原貸；崇寧以來，議者謂輦轂先彈壓，率便文殺之。振請復舊制。詔捕亡命卒，得數千人，振請以隸步軍而除其罪。步軍司欲論如法，振曰：「方多事之際，而一日殺數千人，必大駭觀聽。」乃盡釋之。改刑部侍郎。

金騎在郊，邀車駕出城，振為何桌言：「宜思所以折之之策。」桌不從。未幾，及於難，年五十七。金人去，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。初，王黼使其客沈積中圖燕，振戒以後禍，積中懼而言不可。既而振乃用是死，聞者痛之。

初，宣和崇道家之說，振侍坐東宮，從容言：「孔子以《鴟鴞》之詩為知道，其詞不過曰：『迨天之未陰雨，綢繆牖戶』而已。老子亦云：『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』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，而事目前區區，非二聖人意。」他日，太子為徽宗道之。徽宗寤，頗欲去健羨，疏左右近習，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宮室，懼不得肆，因讒家令楊馮，以為將輔太子幸非常。徽宗震怒，執馮誅之，而太子之言亦廢。振尹京時，兩宮方困於棘間，振極意彌縫，治龍德梁忻獄，寬其罪，不使有纖介可指。

高宗即位，進秩七等，仍官其子及親屬三人，又贈端明殿學士。端平初，曾孫東請謚，賜謚「剛愍」。同時死者禮部侍郎陳知質，失其傳；給事中安扶，附見父《安燾傳》。

劉延慶

劉延慶，保安軍人。世為將家，雄豪有勇，數從西伐，立戰功，積官至相州觀察使、龍神衛都指揮使、鄜延路總管。遷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，改承宣使。破夏人成德軍，擒其酋賞屈，降王子益麻党征。拜保信軍節度使、馬軍副都指揮使。從童貫平方臘，節度河陽三城。又從北伐，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，渡白溝。

延慶行軍無紀律，郭藥師扣馬諫曰：「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，若敵人置伏邀擊，首尾不相應，則望塵決潰矣。」不聽。至良鄉，遼將蕭幹帥眾來，延慶與戰，敗績，遂閉壘不出。藥師曰：「幹兵不過萬人，今悉力拒伐，燕山必虛，願得奇兵五千，倍道襲取，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為後繼。」延慶許之，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，即入燕城，幹舉精甲三千巷戰。三將軍者，光世也。渝約不至，藥師失援敗走，世宣死之。延慶營于盧溝南，幹分兵斷餉道，擒護糧將王淵，得漢軍二人，蔽其目，留帳中，夜半偽相語曰：「聞漢軍十萬壓吾境，吾師三倍，敵之有餘。當分左右翼，以精兵衝其中，左右翼為應，殲之無遺。」陰逸其一人歸報。明旦，延慶見火起，以為敵至，燒營而奔，相蹂踐死者百餘里。自熙、豐以來，所儲軍實殆盡。退保雄州，燕人作賦及歌誚之。朝議延慶喪師，不可不行法，坐貶率府率，安置筠州。契丹知中國不能用兵，由是輕宋。

未幾，復為鎮海軍節度使。靖康之難，延慶分部守京城，城陷，引秦兵萬人奪開遠門以出，至龜兒寺，為追騎所殺。光世自有傳。

論曰：靖康之變、執禮、振不忍都人塗炭，拒彊敵無厭之欲，親逢其凶。熙靖、世勣不肯以一身事二姓，悲不食以終。灌、延慶戰敗而沒。此數人者，其所遭不同，至於死國難則一而已。雲之死，雖其有以取之，殆亦天未欲絕宋祀也；不然，是行也，康王其危哉！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